

中华野史

五国故事

（宋）佚名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# 五国故事

(宋) 佚名 著

## 目录

|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|----|
| 卷上..... | 01 |
| 卷下..... | 11 |

●卷上

○伪吴杨氏

先主行密。

渥。

渭。

溥。

○伪唐李氏

先主升。

嗣主景。

后主煜。

○前蜀王氏

先主建。

后主衍。

## ○后蜀孟氏

先主知详。

后主昶。

伪吴先主吴王行密，庐州合肥人。力举三百斤。微时，居常独处，必见黑衣人侍其侧。后既有众，遂令部兵悉以黑缙幂其首，号曰“黑云都”。行密之妻兄朱延寿，始为行密称荐，旋至寿州节帅。而延寿潜以宗姓通于梁祖，将规淮南。行密乃谋去之，且虑召之不至，遂诈为目疾，凡三年。其妻旦夕视其动静，以为信。至于私于隶仆，悉避余人，唯不避行密。密一日谓其妻曰：“吾目疾不瘳矣。诸儿且不克省军府之事，当属于舅。汝宜召之。”其妻自以书召延寿。既至，行密处正厅，潜兵以见之，俄而开目，曰：“数年不见舅，今旦果相睹。”延寿惶骇。遂叱勇士执而杀之，仍废其妻焉。行密雄豪而颇有度量。苏州刺史成及为部所叛，执送行密。密以其厚重伉直，颇重之，舍于正厅之后。房室间亦有剑甲之类。而行密盛暑中，日以单衣而至，与及饮膳，了无疑忌之色。及又尝抵行密内室，见行密方起盥漱，而右手擎一沙罗，可百余两水，满其中而洗项，则力举三百斤不谬矣。

渥，密长子。既袭父位，遂举兵克江西，虏钟氏而归。先是，谣言云：“杨老抽嫩鬓，堪作打钟槌。”声犹未率，不堪嗣父事。乃同谋害之而立其弟渭，槌折之言盖冥符也。

初，温之与颢同谋害渥，实戊辰岁夏六月也。议既定，其夕将暝，颢已先入。而温使告颢曰：“今非番直，不欲俱入，虑其谋漏泄。”请颢独讫其事，然后见报。颢诺之。其夕，既杀渥，遂召温。温乃诣城门，大哭，曰：“张颢弑逆，杀害老

令公郎君矣。”军众皆为之哭。其夕，遂杀颢，立杨渭。渭以温兼左右军政焉。渭既为主，至己卯岁，建伪号。先是，梁受唐禅，杨氏遂不复朝贡，因称天祐十六年为武义元年。间一年，渭卒。乃以其弟丹阳王溥袭位，伪谥渭为宣皇帝焉。

朱瑾者，杨氏之名将也。徐温既出镇润州，以其子知训知广陵政事，谓之政事仆射。瑾与知训有通家之好，尝使知客诣知训之第。知训才二十余，颇以声色为务，而潜与知客通，取其所佩绶巾。知客惧，归以告瑾。瑾颇衔之。一日，杨氏会鞠于广场。知训与瑾立马观之，马首相接。瑾因揖知训曰：“那日绶巾希以见还。”知训知事泄，且虑瑾为变。翌日，遂讽杨氏出瑾为历阳。瑾知为知训所排，将整行计，密有图知训之意。及知训指瑾告别时，盛暑，瑾以水遍洒厅事，皆汪洋不可驻足，乃直抵其内。瑾大设宴以待之，出爱姬姚氏荐酒，乃献名马。知训纳拜于瑾。瑾以手板击杀之，截其首，提入以见。杨氏闻变，乃闭诸门，且曰：“伊自有阿爷处置是事。”瑾以杨氏不见纳，遂逾城而出，因堕城下，折足，乃自刭。吴人暴其尸于市，虫蛆不犯。即日，其事闻于升州知诰。诰谋于宋齐丘。丘曰：“请明公即今渡江定其事。仍驰闻令公，则政事之任归公矣。不然令公当以诸子入代，明公无望矣。”知诰立从之。温闻知诰已入，遂因而许之。

知诰既代知训，以厚重清俭镇抚时俗，颇革知训之道矣。徐温尝入觐，知诰密闻于杨氏曰：“温虽臣之父，忠孝有素，而节镇入觐，无以兵仗自从之例。请以臣父为始。”乃命温悉去兵仗而入。既泊知诰之第，侍奉弥谨。初更睡觉，见有侍于床前者，问之。曰：“知诰。”温因遣其休息，知诰不退。及再寤，又见之，乃曰：“汝自有政事，不当如此以废公家之务。”知诰乃退。及温中夕而兴，又见一女子侍立，问之。曰：“

知诰新妇。”亦劳而遣之。他日，温谓诸子曰：“事在二哥矣。汝辈当善事之。”温好被白袍。知诰每遇温生日必献。一日既献，而座客有谄温者曰：“白袍不如黄袍好。”知诰遂斥之，而谓温曰：“令公忠孝之德，朝野所仰。一旦惑谄佞之说，闻于中外，无乃玷亘赫之名愿令公无听其邪言。”温亦然之。知诰虑温急于取国，而已非其嫡，不得以嗣，故以是言之。然内谋其家，外谋其国，劳心役虑，数倍于曹马矣。

宋齐丘既在知诰宾席，温甚疑之。有石头大师者，温颇加待遇。而齐丘亦寓于石头之精舍。一日，温谓石头曰：“宋措大在吾儿子门下，甚非纯信之士。虑其近习，不以忠孝为务。师其察之。”石头乃伺其所为。而齐丘已察其意，自是，晨出暮返，归必大醉，或以花间柳曲讴歌之辞以示之。石头乃谓温曰：“宋措大盖狂汉耳，不足为虑。”温由是不介意。

知诰之兄知询，以徐温既卒，乃代为金陵节制，为政暴急，仍与知诰争权。知诰患之，乃给以杨氏将申辅相之命，使知询入朝。知询信之，亟请入覲。及至江都，舍于知诰之第，且不得见。知询诘之，知诰曰：“吾兄为政暴急，上知之，将加谴责。希待罪于私第，尚恐未暇，况欲见乎”知询由是始悔入覲，寻处环卫之列焉。

行密四子：渥、渭悉袭伪位，唯濛为溥之长，而长于弓马。徐氏忌之，故不立而终构其罪，自临川王废为历阳公，幽于历阳。濛闻将有禅让，遂杀监守者，与其下二驰赴庐江，指周本。本之子祚闭门不纳。本闻之，曰：“我家郎何以不见”祚不答，因执濛官之于外。濛因杀数人而卒。徐氏使溺其家于江中。

知诰在相府，尝一日不悦。其夫人问之。知诰乃告曰：“夜梦不吉，以是为忧耳。”夫人曰：“梦无吉凶，在人援之耳。有善援者，请召之，庶解忧虑。”知诰因出厅事，俄见周宗于

庭下，乃谓曰：“我昨梦过顺天门，俄而仆地，非凶邪”宗亟拜，贺曰：“此明公宜令人策立也。”知诰大悦，及宗入内室，与夫人同席而饮。后使宗知盐铁职务，家遂大富，官至侍中焉。

徐氏将移杨氏之祚，乃以升州为大吴西都，扬州为东都，声言将迁杨氏于江南，改白沙为迎銮镇。俄而逼禅，称杨氏欲入道，乃营室于茅山，迁溥居之，册曰：“受禅老臣臣知诰谨上尊号曰‘高尚思元崇古让皇帝’。”溥既渡江，赋诗，略曰：“烟凝楚岫愁千点，雨滴吴江泪万行。兄弟四人三百口，不堪端坐细思量。”及将遇弑，方诵佛书于楼上。使者前趋，溥以香炉掷之，俄而见害。

李氏以海陵为泰州，置永宁宫于州之门右，迁其族以处，使亲信褚仁规为刺史，以专防护。后周世宗渡淮，李氏急使人赴海陵，尽害之。

知诰自以取国艰难，乃志勤俭，金陵虽升都邑，但以旧衙署为之，唯加鸱尾、栏槛而已。其余女伎、音乐、园苑、器玩之属，一无增加。故宋齐丘为其挽辞曰：“宫砌无新树，宫衣无组绣，宫乐尽尘埃。”皆其实也。宋齐丘既以徐氏启庆开国之宴，遂乘醉大诟于筵上，百僚悚然，知诰隐忍而已。吁，开国祚，首启宴乐，台臣为之酗酒，《晋史》所谓“我使庾纯骂尔于席上，尔又不改”，此之类也。由是言之，盖非国祚延远之兆耳。

知诰疾革，以其子景达类己，欲立之。时景达为成王，居守东都。知诰乃密为书，以召景达，使入，将付后事。医官吴庭绍与知诰诊候，知其将终，且召景达之事，遂密告李景，使人追回其书。俄而，知诰殂。景乃即位。其后吴庭绍迭内职。人罕知其由。

景在位尝构一小殿，谓之“龟头”，居常处之以视事。人



有侦其所在，必问曰：“大家何在。”“在龟头里。”及后有内附之事，人始悟焉。景即位，改元保大。壬子癸丑间，有狂人遍扬州市诟骂市人：“待显德三年总杀之。”又曰：“不得韩白二人，杀之无噍类。”时朝廷广顺年也，人皆莫测显德之号。俄而周太祖南郊改元显德，世宗袭位，因仍其号，至三年丙辰，王师遂入淮南。时韩侍卫令坤、白太师重遇，并为戒帅。王师既入，将屠其城，而二公戢兵。淮人得过江而南者尤众，悉如狂人之言。周师未南征，而淮南市井小儿普唱曰：“檀来也。”众颇怪之。及扬州建春门有鼙出于水次，众以为应矣。未几，王师入，先锋骑兵皆唱蕃歌。其首句曰：“檀来也。”方明其兆。

伪侍中周宗既阜于家财，而贩易，每自滩上通商，以市中国羊马。及世宗将谋渡淮，乃使军中入蒙一羊皮，人执一马，伪为商旅，以渡浮桥而守，继以兵甲，遂入临淮。虽金陵弛于边防，亦周宗务于贪黷，破国之衅有若此者，为臣之咎，不亦深乎

煜，景之次子，本名从嘉，嗣伪位，乃更今名。有辞藻，善笔札，颇亦有惠性，而尚奢侈。尝于宫中以销金红罗幂其壁，以白银钉玳瑁而押之；又以绿钿刷隔眼，糊以红罗，种梅花于其外；又于花间设彩画小木亭子，才容二座。煜与爱姬周氏对酌于其中。如是数处。煜善音律，造《念家山》及《振金铃曲》。破言者，取要而言之《家山破》、《金铃破》。又建康染肆之榜多题曰“天水碧”。寻而皇家荡平之，悉前兆也。初，煜建隆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袭伪位于金陵，因登楼建金鸡以肆赦。太祖闻之大怒，因问其进奏使陆昭符。符素辩给，上颇怜之。是日，对曰：“此非金鸡，乃怪鸟耳。”上大笑，因而不问。昭符之对，虽涉滑稽，而能取悦上情，免其君僭上之责，亦其

忠也。

伪蜀先主建，许州舞阳人也，世为饼师。尝葬其父，乃发地数尺而瘞，其棺跃出，有神人谓曰：“此天子之地。女小民何容卜葬”建不听，但瘞之。棺复跃出，如是者三，乃得葬。其后为忠武军部将，讨尚君长于山东，力战马毙，剖之得蛇于马腹，由是自负。建初以唐朝之命，析黎、雅、邛、蜀四州，为永平军节度，旋领两川，封蜀王。及梁太祖受禅，乃僭大号。梁祖以其俱为唐朝勋旧，不敢傲之。又以岐陇不附，欲假建为腹背之患，乃与之通和，使介交质，情好尤笃。建初复书于梁祖曰：“七十州自可指挥，八千里罕因开拓。”又曰：“俱非恃强逼禅，皆以行道济时”云。建在位，有汉州人郭迥，耕得古铜牌以献，有“王建王元”，膺以下六十余字。建乃改其长子名元膺，以应其事。识者曰：“膺者，胸也；胸者，凶也，皆非吉兆。”俄而，元膺以延巧之夕，将请建宴于东宫，遂谋作乱。事发，元膺伏诛。乃立其少子郑王衍，是为后主。建在伪位十有二年，凡五改元：曰武成，曰永平，曰通正，曰天汉，曰光天，仍以其伪号易钱文而铸之。建急于督责，虽仓廩充溢，而聚敛不已。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。至时货易毕集，闾阖填委。蜀人称其繁盛。而建尝登楼望之，见其货桑栽者不一，乃顾左右曰：“桑栽甚多，徇税之，必获厚利。”由是言出于外。民惧，尽伐其桑柘焉。建末年，若于痢疾，疼楚尤剧，但坐锦囊。而疾中顾左右曰：“我见百姓无数，列于床前，诉我曰：‘重赋厚敛，以至我伤害而死。今已得诉于帝矣。’”建曰：“我实不知外间如此，今如之何。”未几而殂。

衍即伪位，荒淫酒色，出入无度。尝以缯彩数万段，结为彩楼。山上立宫殿亭阁，一如居常栋宇之制。衍宴乐其中，或逾旬不下。又别立一彩亭于山前，列以金银、锺釜之属，取御

厨食料，烹燂于其间。衍凭彩楼以视之，谓之“当面厨。”彩山之前，复穿一渠，以通其宫中。衍乘醉，夜下彩山，即泛小龙舟于渠中，使宫人乘短画船，倒执炬蜡千余条，逆照水面，以迎其船。歌乐之声，沸于渠上。及抵宫中，复酣宴至晓。彩楼山遇风雨霜雪所损，及重易之，无所爱惜。又好击鞠，常引二锦障以翼之，往往至于街市，衍为步障所蔽而亦不知，乃齐东昏高障之类也。好戴大裁帽，盖欲混己，而人以为泥首包羞之兆耳。衍好烧香，沈檀兰麝之类，芬馥氤氲，昼夜不息。既而厌之，乃取皂角烧之。其奢纵皆此类也。

初，建立衍为嗣，铸铜钟于佛寺，虚悬之，其声洪远，建乃谓其下曰：“吾立此钟，为立太子故也。今声洪远，是必东宫将来之庆。”俄而才及八日，其钟殒地，龙首摧落。建闻之不怿。衍袭伪号，果八年而亡国。衍之末年，率其母后等同幸青城，至成都山上清宫。随驾宫人皆衣画云霞，道服。衍自制《甘州曲辞》，亲与宫人唱之曰：“画罗裙，能结束，称腰身，柳眉桃脸不胜春，薄媚足精神。可惜许沦落在风尘。”宫人皆应声而和之。衍之本意以神仙而在凡尘耳。后衍降中原，宫妓多沦落人间，始验其语。初，庄宗即位，与通好，命客省使李严使于蜀。衍建上清道宫，塑玄元及唐朝列帝宫中，伪尊王子晋为“圣祖至道玉宸皇帝”，塑其形，仍塑建与愔侍立其侧，召严以观之。衍因备法驾行朝谒献享之礼，而亦享唐之列圣。罗人以为朝唐之列圣，盖归中原之兆也。谒享之曰，蜀中士女夹道观之，珠翠帘幕为之照耀。及严回，乃言可取之状。

嘉王宗寿者，王氏宗室中最为贤王。尝因重阳，衍召宗室及近臣宴于宣华苑，自旦至于继火，沉湎尤甚。宗寿因以社稷之事言之，涕泪交落。而佞臣藩在迎、顾在珣韩昭等数辈以为嘉王酒悲，因为谐谑，笑玩而罢。及蜀亡，宗寿至洛，表请以

公礼葬衍。朝廷因追封衍为顺正公。出葬之日，宗寿步从之。寻为淄州刺史，复为青州节度使，以寿终。蜀之王公，亡国之后多所沦丧。而宗寿独保其终，以见上天福善之道。后唐既平蜀土，乃以太原节度使孟知祥走马入蜀以镇抚之。及明宗时，安重诲用事。知祥及绝朝贡，寻以长兴五年，遂僭大号。初，王氏在蜀建创宫殿，皆纪大匠孟德名氏于梁。俄而终为孟氏所

处。

知祥僭号才七月而终，其子昶嗣伪位。昶尚年少，乃与其母后同宫数年余，遂迁新宫而居。以其宫宇稍广，乃选民间女子有殊色者充之。及有司引至后苑，昶亲选择佳者，亦赐诸王。余则纵去，而民间惧其搜选，皆立求媒伐而嫁之，谓之“惊婚”焉。昶之幼年，有日者周元豹视之，谓知祥曰：“此儿骨法非常，宜爱之。”知祥不听，后又遣元豹同昶于戏剧之处熟视之。既而告曰：“此四十年偏霸之主，非等闲也。”知祥始喜，由是特加爱念。昶之母后即后唐积庆公主之从车也，尝在并州，累从征伐，备历艰难，由是颇务慈俭，常戒昶以固福寿为怀。而昶亦能禀之，寝处惟紫罗帐、紫碧绫帷褥而已，无加锦绣之饰。至于盥漱之具，亦但用银，兼以黑漆木器耳。每决死刑，多所矜减。而俭止一身，仁唯容恶，乃匹夫之小节耳。然仁道至大，元鉴孔昭，及归皇朝，终吉天命。远视李氏，近观王衍，祸福之道，盖相方焉。蜀之末年，百官竞执长鞭，自马至地。妇人竞戴高冠，子皆谓之“朝天”。又制新曲，名之曰《万里朝天》，意谓万里皆朝于己。及归降之后，崎岖川陆；至于京师，乃“万里朝天”之验矣。昶性畏懦，在位唯每年春一拜知祥之陵，及十一月诞日幸佛寺烧香而已。他无所适。每出则乘步辇，垂以重帘，环结珠香囊，至于四角，香闻数里。人亦不能见其面。故三十年不南郊，不放灯，率由惧非常也。昶后体

重，遂不乘马。内厰惟饲一打球马，而久不按习，亦不堪乘跨。其余名马，多属之亲王近臣耳。

●卷下

○伪汉彭城氏

先主岩。  
第二主玠。  
第三主晟。  
后主鋹。

○伪闽王氏

忠懿王审知。  
延翰。  
延钧。  
延羲。  
延政。  
宗属王延禀、王延彬。  
朱文进、卓俨明、李孺赞、姜从效。  
张汉思、陈洪进。

伪汉先主名岩，后名葵，其先上蔡人，徙闽之仙游，复迁番禺，因家焉。父谦，为贺水镇将。既卒，以其子隐嗣。隐即

岩之兄也。先时，唐末天下藩镇不受代。而薛王知柔以石门扈跸，功授唐广帅。丞相齐公徐彦若复代知柔，隐皆迎纳，朝论嘉之。寻自为广帅。隐卒，岩代其任。初，岩之正母韦氏颇妒，闻其生，乃仗剑于中门，使取其儿至，将杀之。家人不敢匿，乃持去。既见之后，剑辄坠地，乃跪而抱之，曰：“此我家之宝。”遂取为己子。梁朝命册南平王，以中原多事，乃僭号，改元乾亨，封其子十有八人为王。九年八月，白虹入其伪三清殿中，颇忧畏，中外震惧。会有词臣王宏欲说岩，乃以白虹为白友见上，赋以贺之。岩大悦，乃改元白龙，更名葵谦初为封州刺史，而其母段氏生岩。有日者视之，谓谦曰：“公之诸子，唯少者贵耳。”

又岩性严酷，果于杀戮。每视事，则垂帘于便殿，使有司引罪人于殿下，设其非法之具而屠脍之，故有汤镬、铁床之狱。又有投汤镬之后，更加日曝，沃以盐醋，肌体腐烂，尚能行立，久之乃死。其余则锤锯互作，血肉交飞，腥秽之气、冤痛之声，充沸庭庑。而岩之唇吻必垂涎及熙额，若噙膏血之气者。久之方复常态。有司俟其复常，乃引罪人而退。盖妖蜃毒龙之类，非可待以人伦也。岩暴政之外，惟以治官殿为务，故作昭阳诸殿、秀华诸官，皆极瑰丽。昭阳殿以金为仰阳，银为地面。檐楹棖桷，亦皆饰之以银。殿下设水渠，浸以真珠。又琢水晶、琥珀为日月，列于东西二楼之上。岩亲书其榜，其余宫室、殿宇悉同之。每引岭行商以示奢。亦由之而称强盛，凉台之宝不亦疏乎

岩末年，乃天福壬寅岁。是岁夏四月，避暑于甘泉宫。时长星见，乃诵宋孝武万岁之说，未几而殁焉。

岩既卒，子玢嗣位，是为殇帝，昏暴益甚，为长夜之饮。二年春三月，其弟晟因人之情，乃使壮士夜以角抵进，因而弑

之于长春宫。

玢卒，晟乃袭伪位，改元应乾。江南李氏因湖湘之势，遂以兵侵其境，为晟所败。获其败卒，尽减去一臂，以归之江南，由是绝南顾之意。晟僻在一隅，自为强大，以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。每宴会，则独处殿庭之间，侍宴臣僚皆结彩亭，列坐于殿之两隅。宴酣则有司以槛兽而进。两傍翼以戈戟。晟亲持弓矢下殿。有司引兽槛而前，逡巡，兽出，移庭而上。晟引弓射之，两旁戈戟竞进，兽乃毙。其为乐皆类此耳。晟晚年猜忌，功臣、宗室，诛戮相继。陈道庠者，尝为角牴以弑殇玢者。晟既忌之，欲其自退，乃赐之《汉纪》一部。庠受赐，莫知其由，因以问内侍邓申。申曰：“杀韩信、醢彭越之谓也。”庠因称疾。晟闻之，反怒申以漏泄，乃兼诛之。晟每诛亲族，其子皆鸩死，女有色，遂置嫔御之列。晟之所为虽蛮夷不足以论理，而人伦之内，闻所忍闻焉。

鋹，晟之长子也。年十七，袭伪位，改元大宝。委政内官龚澄枢及才人卢琼仙。又引巫樊胡子，自言玉皇大帝附其身，服远游冠，妖言以陈祸福。鋹于内殿设帷幄、陈物玩以奉之。胡子为大帝言谓鋹曰：“卢琼仙等皆我命之以为尔辅，尔当尽心委之，无得妄有疑虑。”鋹再拜而听。由是内外淫乱。鋹踵父之奢纵，立万政殿，饰一柱，凡用银三千两。又以银为殿衣，间以云母。无名之费，日有万千。末年，野蕈生于宫殿、御井，石自行百余步，狐鸣鬼哭，妖怪日作，至于亡国焉。鋹既为天兵所败，其下乃燔蕪府库。宝货之外，其真珠至美者，凡四十有六瓮焉。及至京师，鋹乃自结真珠龙凤鞍鞞以献。太祖谓群臣曰：“闻鋹所贡，悉皆手制。其所善止如此。不亡何待邪？”鋹在南越，伪封卫王。及归朝，封恩赦侯，旋改彭城郡公。又进封卫国公。及薨，追封南越王焉。吁，彭城氏非积善之家，



以淫刑为政，加之内理无复礼度，虽灭亡也，而犹获其令终者，不亦幸乎”

闽忠懿王，讳审知，光州固始人也。长兄潮，次兄圭及审知，军中号为“三龙”。皆以唐末起兵，为黄巢部伍。巢败，乃领其众入泉州，旋自泉州复入福州。初，碎石僧为讖辞曰：“岩高潮水没，潮退矢口出。”盖言潮破福州陈岩，而审知终嗣其地也。潮当使日者视己兄弟，曰：“一个胜一个。”审知方侍其侧，沾汗而退。审知性俭约，尝衣绌。一日，裤败，乃取酒库官袋而补之。又尝使南方回者以玻璃瓶献之。审知看玩久之，因掷于地，谓左右曰：“好奇尚异，乃奢侈之本。今沮之贵，后代无为渐也。”或云延钧僭立，以御服被于审知之庙。审知寓梦于延钧，责之，不肯服。

延翰，审知子也，袭父位，逾年而终。翰妻，博陵氏之女，性悍妒而残忍。尝以练缚姬侍而鞭之，练染血赤乃止。又置木掌掴人。一日盛暑，天无纤云，而霆电击博陵，毙于中庭。或曰，忠懿暴终，博陵之祸故也。

延钧，审知次子。延翰殂，遂袭其位，无奇能。故其初数年，颇亦善守，比及季运，乃僭称大号。号国曰大闽，改元龙启。即位日，既被袞冕，遂恍惚不能自知。久之，方苏。乃心许饭僧三百万、缮经三百藏，寻而稍安，乃托其礼，复于诸寺赛，所许愿文疏中明述其事。闻者哂之曰：“大闽之应天顺人有如此者。”延钧既僭位，改名鳞。鳞将死，有赤虹入其室，饮以金盆水，吸之俄尽。又芝生殿门。俄而遇弑。鳞死，金陵以闽人语讹戏之，因送绌遂以为花绢，意以鳞为绌，避其讳也。钧初议僭号，不欲尽兼尊，欲为闽国皇。伪翰林学士周维岳进曰：“陛下俗称国皇，臣亦止称翰林学。”又为赦书，有日行五十里之说，闻者哂之。

延稟者，审知之养子，眇一目。人亦谓之独眼龙，延钧之兄也。翰既死，稟自泉州率兵而至。因延钧为主，自还泉州，将行，谓钧曰：“善守之，无烦老兄再至。”钧憾其言，后因诈疾，以死诟于稟。稟复来，遂以兵迎于南台江，毙之舟中。取其首至，而责之曰：“果烦老兄再至矣。”因梟之无诸市。稟之子继升、继伦皆奔浙中。初，延稟自光山赴建州，入一山寺劫掠，有僧但诵《法华经》，见稟不起。稟怒，杀之。后常见僧现其形，细视之，乃延钧耳。稟由是心疑，至是果验其冤。

昶，本名继鹏，伪封福王，即钧之长子也。钧既为皇城使李昉所弑，而立昶。昶遂改元通文。性狂狷，尝欲练兵袭金陵。乃于殿庭设大砂罗，于射棚示众曰：“一发中之，当平定江南。”射棚去庭阶才五六十步，砂罗复甚大，果一发中之。其下皆贺，曰：“此一箭定天下矣。”遂发兵至于境上。金陵闻之无所诟责，但曰：“愍其有此大志耳。”昶立，而忠懿王之勋旧悉屏去之，衙兵先号威武军者，亦弃不用。威武军，忠懿王之亲兵也，以军额而名之。因召市井屠沽辈，别立宸卫军名，衣以罗襦银带，饮食之器悉皆中金所给，俸赐复数倍于威武。威武颇怒。一日，潜匣剑，遂取延义于私第而立之。延义，审知第二十八子也。先时得罪于昶，昶囚之私第。有庭石一根。一日，有白烟一穗起于石上，久之方散。延义惧，乃密召道士陈守元，即伪号陈天师者也，使禳克之。守元曰：“未必不为嘉兆也。”是夕，兵至其门而迎之。延义谓昶使人收之，乃逃于厕中，久方出。

延义即位，改元永隆，移书于邻国曰“六军踊跃于门前，群臣欢呼于日下”是也。延义在位，为长夜之饮，炼银叶为酒杯，以赐饮群下。银叶即柔弱，因目之为冬瓜片，又名之曰醉如泥。酒既盈，即不许复置他所，惟饮尽乃可舍。自宗室洎宰

臣而下，多以拒命见诛。尝一夕醉甚，命其伪宰相李准弃市。而准方大醉，卧于市中，唯呼其婢春莺而已。行刑者不敢杀，因致之他所。明日，延羲视朝，使召准。左右以夜来之命对之。延羲都不能知，乃急召，仍复其位。是日，又宴翰林学士周维岳，复被怒下狱。狱吏拂榻而迎之曰：“尚书无苦忧。昨夕相公方宿此。今亦无恙。”既醒，果然。又尝会饮极酣。侍者皆退，惟羲与维岳在坐，因顾左右曰：“维岳身躯甚小，而能饮如许酒。”左右对曰：“臣闻酒有别肠，非可以肌体而论之。”延羲欣然曰：“果有别肠。”即使拽维岳下殿，将取别肠视之。左右善对曰：“今侍奉欢乐，唯维岳最有殊量，取其别肠，是无可陪奉者。”延羲然之，遂获免。其荒淫暴虐率皆此类。延羲末年，为伪客省使朱文进所弑。遇弑之日，延羲将与其伪妃上官，出上官之私第，首簪数花，自九龙殿褰帘而出。三为帘所拂，花坠于地。延羲复整花上马，马惊跃不能上者数四。既而不逾数步，为卫士以金枪而害之。闽人每出，衙仗必木为刃，以四金枪卫于马前，至是乃以此为乱。王氏遂灭。

忠懿尝问懿山僧国祚修短。僧曰：“大王骑马来，骑马去。”忠懿以丙午得闽，至开运丙午岁而国亡。其言验矣。

延政，延羲弟也。延羲即位，乃请以建州为威武军。延羲不许，因授延政为建州镇安军节使。延政乃自更为镇武，后复僭号称大商皇帝，改元天德。以其厅为太和殿。虽服赭袍，而早晚参衙及见四方使介，如藩郡之礼。延羲遇害，闽人有迎延政于建州者。会延政为淮兵所攻，不能下，使其子继雄至，复为文进拒而杀之。延政终归于江南，封自在王，寻改光山王，终鄱阳焉。

延彬，圭之子，忠懿之犹子也。圭死。袭其父，封于泉州。颇与延钧笃，兄弟之分，性多艺而奢纵。日服一巾栉，日易一

汗衫。既醉，必以龙脑数器覆之。无病则亭午方起，能为诗，亦好说佛理。诗人、禅客谒见，多为所沮。宅中声妓，皆北人。将求妓，必图己形而书其歌诗于图侧，曰：“才如此，貌如此。”以是冀其见慕。初，圭领兵至泉州，舍于开□寺，始生延彬于寺之堂。既生，而有白雀一，栖于堂中。迄延彬之终，方失其所在。凡三十年，仍岁丰稔。每发蛮舶，无失坠者，人因谓之招宝，侍郎进士徐寅，尝为《人生几何赋》云：“任是三皇五帝，不死何归”后因修合，求药于延彬。延彬即书其赋辞于纸尾而报之，其风味又类此也。朝廷授延彬云州节度使。及卒，复赠侍中，葬云台山。迄今闽人谓之云台侍中。其诗有尤者曰：“两衙前后讼堂清，软锦披袍拥鼻行。雨后绿苔侵履迹，春深红杏锁莺声。因携久酝松醪酒，自煮新抽竹笋羹。也解为诗也为政，侬家何似谢宣城。”人多诵之。

伪朱文进者，王氏时为客省使，既弑其君延羲，乃称藩于朝廷，行天福年号。朝廷授文进福州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闽国王。泉州指挥使娄从效杀文进所署刺史黄绍颇，以王继勋代之，遥应建州。文进发兵攻之，为泉人所败。连重遇乃杀文进，传首建州，以从子继昌来守福州，为淮兵所阻，不得进。指挥使李儒赞乃推僧卓俨明为主。卓俨明本神光寺僧，住上方。达将自立，惧人情不附，乃假立之示众，曰：“俨明在神光寺上方，尝睡庵中，有赤蛇出入其鼻中。此异人也，当迎立之。”众从其议，未几杀之。遂自立。既自立，乃表朝廷，授检校太尉同平章事，充福建节度使，知闽国事。后求爵于朝廷，不允，遂归江南，编入属籍，赐名“义”，预其伪皇子之列。既而召之，使入觐。儒赞复不听命，遂为江南所攻，告急于浙兵，救之围解，乃觐于浙，改“儒赞”。未几，还本任。复谋叛，为浙兵所戮。其弟孺宾亦诛焉。

娄从效，泉州桃林人也，父讳璋，初与董思安、张汉思、陈洪进等俱为本州偏将。及朱文进篡灭王氏，以其将黄绍颇守泉州。从效等因杀绍颇，而立王继勋，以应建州。文进举兵攻之，不克。及江南克建州。从效首请江南之命，累授从效至检校太尉兼中书令、泉州清源军节度使、鄂国公。十数年间，颇亦强盛。建隆壬戌岁，从效自五月发疽，至于七月不愈，中外音问不通。群校颇有异议。一日，先锋指挥使王请入省疾，而从效危笃，乃以关路之。从效死，众立张汉思为帅，以洪进副之，使王出守漳州，不听，又遣戍莆田，亦不听，因使众击之，垂困，送同安县羈縻之。未几而毙。

初，从效有泉南之地。洪进为其大将，与张汉思同列。从效死，汉思有其郡。且请节制于江南，以洪进为节度副使，而颇忌洪进。一日，设筵将害洪进，俄而地震，汉思惶惑。洪进遂起出。他日，洪进率子弟径入衙署，取其符印而废之，送家庄。洪进因请命于朝廷，授以平海军节度使。太宗即位，乃修朝觐，改授徐州节镇兼使相，封岐国公，终赠中书令，谥曰“忠顺”。